

五十七届直木奖获奖作 大众文学名著

觅踪



「日」生岛治郎著 苏克新 李佳羽译

出版社

五十七届直木奖获奖作 · 大众文学名著

[日]生岛治郎 著

觅踪

苏克新 李佳羽 译

四川文
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邱季生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觅 踪
作者 生岛治郎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成都盐道街三号
新华书店经销
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

1988年6月第一版 开本787×1092 1/32
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8.375
印数 1—13,450册 字数 170 千

ISBN 7—5411—0215—X/I·204

定价：1.95元

追いつめる

据日本中央公论社1983年版翻译

目 次

第一章

活着的尸体	1
庞大的猎物	14
误伤	47

第二章

解脱枷锁	92
凶恶的魔爪	115
危险的赌博	132
深入虎穴	160
死神的呼唤	188

第三章

猎物的巢穴	222
阴郁的对话	232
生者与死者	246

第一章

活着的尸体

桌上随便放着一小捆面额一万日元的钞票。

张张崭新，仿佛还微微散发着油墨味儿。那崭新的钞票简直能割破手指；不，岂止是手，似乎也能把一般人的良心切碎。

我避开视线，朝对面墙上的油画望去。那是一幅法国南部海岸的风景画，色调浓郁。然而，无论它多么艳丽，也不如钞票上印着的圣德太子像牵动我的心。也难怪，那捆钞票足有五十多万日元，按我现在的薪水算，至少也得挣半年。

我企图蔑视那捆钞票。这是我的坏脾气，平时也如此。每当有什么东西诱惑我时，我总是强迫自己装作若无其事地从它前面走过，也许是为了体会一下吝啬和禁欲的喜悦吧。

我站起来，缓步向风景画走去。画面上，一个半裸的男子坐在带扶手的红椅子上，手臂伸向邻座的女人。因为人像

太小，表情不甚明瞭。两个人究竟是夫妻，还是情侣，或是邂逅相遇，男子企图调戏？不得而知。那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事，同我没什么关系。画面一角有画家的署名，我认出那是马蒂斯。如果是马蒂斯的真品，那可值钱了。画的表面看得出水彩的隆起，似乎是近年的特殊印刷技术所赐与的立体感。

找人鉴别一下就清楚了……。

我这么想，不禁苦笑了。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资格让人来鉴别了。

“你一定很不满意，不过……”

背后传来老人特有的尖锐、怯生生的声音，我转过身。

来水信介避开我的视线，身体前倾，无力地干咳了几声。

我回到座位上，同他面对面。

“这么说……你要把燎子和久美接回来？这些钱就是付给我的断绝关系的钱喽！”

尽管我的声音并不激昂，但似乎尖利地刺伤了老人的心灵。他抖动着瘦骨嶙峋的躯体，激动地挥了挥双手说：

“哪里，哪里，怎么是断交钱！言重了。”

“不过，”我说，“结局会是这样的。”

老人无力地抬起眼睛注视我，胆怯地眨了几下。

“我觉得很抱歉。”他垂头丧气地说。

我笑了。本想做出毫不介意的微笑，但嘴角一歪，成了讥笑。

“什么事使您感到抱歉？是硬拉走我的妻子和女儿，还是我追捕滨内帮失败是您做了手脚？”

信介没有回答。他那仿佛用小刀挖过的茶褐色眼窝微微地颤抖着。老人默不作声，也许责难老人是错误的，我应当责怪自己，所有失败的责任都在我身上，老人从失败者手中领回自己心爱的女儿和外孙女，无可非议。

“我懂了。”我应允说，“我愿把燎子和久美交给您。”

“是吗？你答应了？”

信介抬起头，似乎放了心，脸上的几条皱纹也释然松弛下来。随后伸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书，看样子是很怕我反悔，立即把它展开，推到我面前。原来是离婚申请书。

这是一份割断男女多年情谊及诸种回忆的冷冰冰的印刷物。

“燎子是否同意这一切？”我追问，仿佛有个留恋的苦涩物使我的嗓音变得沙哑。

“她那里没有问题，一切都同意。”信介慌忙答道。

“还有关于久美，我想把她的户口也迁到我这里来。这对你今后也许更方便些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说有拖累的鳏夫再娶也困难，是吧？”我苦笑着说。

“不不，当然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信介皱起眉头，掏出纸烟点着火。烟雾似乎使他恢复了老沉持重的自信，他开始用带几分怜悯的目光从正面望起我来。

“当然，我会每个月安排一、两次机会，让你同燎子、久美她们会面的……”

“不必，没有那种必要。”我回绝说。“最好我能忘掉燎子和久美，这样干起工作来也轻松。”

“工作？”信介从嘴边拿开纸烟，瞧了瞧我，然后露出微笑说：“嗨，工作都定下来了？”

“早就定下来了，虽然失去了职务，可并没有失去工作。我打算继续追查滨内帮。”

“是吗？原来如此。”信介虽然点头称是，但并不表示赞同。他的视线离开我，朝窗外的树丛望去。

我从圆桌上的书信匣中取出印泥盒，问道：

“往这儿盖上章就妥了吧？”

“啊，好的，好的！”他两眼呆望着树丛，忧伤地回答。

我把图章蘸饱了印泥，捺到表格上；它给这冷冰冰的印刷物增添了一朵鲜红色彩。燎子的署名栏里早已盖了图章，看样子是很久以前盖的，颜色紫黑，仿佛是干了的血迹。

“请吧。”我说。

信介这才转过身来，拿起那张表格仔细地查看我盖的图章。同他平日在办公室内审阅文件时的表情一模一样。他略微点了点头，把它装进内衣口袋里，两眼盯着圆桌上的票子，催使我似地移过视线来。

我也许不该伸手去拿这笔出卖妻子、女儿的钱款，但是，这种伤感之心对我已是非分之想了。我伸过手去，把钞

票抄过来，掌心里发出枯叶般的沙沙声。这时，胸膛深处有股热流涌上来，然而，表面却是冰冷的。

我站了起来。

信介惊讶地望着我：

“怎么，这就回去吗？再多呆一会儿也行嘛！”

他的声音里仍然充满暖意。听其声，觉得我还是他心爱的女婿，然而，我再也不会被他的高超演技欺骗了。

“告辞！”

我把钞票装进口袋，大步流星地朝门口走去。

“等一等！”

我转过身子。

老人避开我的视线，自言自语似地说：

“我很喜欢你，这不是扯谎。开始时我反对过你同燎子结婚，但我了解了你的性格之后，改变了主意。我没有儿子。我认为儿子同父亲的特殊感情，完全不同于女儿同父亲的感情，就是说，男性之间有一种共鸣的东西。我很久以来就向往这种感情。时常在酒馆里看见老头子同儿子高高兴兴喝酒的场面，使我妒嫉得心头发热。这种向往曾经由你给我满足了，我是多么感激你啊……”

我没法回答他的话，只能默默地呆立在门口，象一个专为混取几元小费，时刻窥视着客人脸色的旅馆侍者。老人长叹一声，继续说：

“燎子今后也许再嫁，也许不再嫁。不过，即使再嫁，也不会找到比你更强的丈夫，这一点我深信不疑……”

或许我有点儿自命不凡，对老人的真挚言辞的确感到极大欣慰。但是，这并不能溶化我心中的冻块，更触及不到炽热的部分。老人的话碰到一堵冰墙，反弹了回去。

“很遗憾，从今天起你我不再是父子关系了。不过，有什么需要我去做而我又能做到的事，尽管说出来。虽不是岳父了，但作为朋友也愿帮你做点有用的事。”

老人抬起头来注视我，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，他又低下头去。

我心想，已经失去作女婿资格的人，难免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也会失去作朋友的资格。但这话并未说出口。我轻轻拍了一下衣袋里的钞票：

“有了这些已经足够，以后决不再来叨扰。”

我抓住把手，门拉开一半，又情犹未尽地转回身来，

“麻烦您，最后还有一件事有劳给予解释，可以吗？”

老人象只突然听到脚步声的公鸡，警觉地伸长了脖子。

“当然可以。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这张马蒂斯画的。”我指指墙上挂着的画。“是真品，还是复制品？”

老人看着画，略带难色。

“是复制品，是经过特殊处理复制的。”

“果然如此！”我点了点头，“不出所料。”

画上的那个半裸体男子虽然被揭穿了是假货，却丝毫不感到羞愧，依然向女人伸着手，不知为何我倒有点羡慕起他来。出了房间，通过走廊和半明半暗的门厅，来到院外，白

色的甬路石反射着强烈的太阳光，让人睁不开眼睛。我信步朝院门走去。天空蔚蓝，空气清新。大阪的烟尘，神户港的烟气，似乎都无法侵入这个芦屋。更何况一个不识时务的退职警官，再也不会得到迈进这块土地的机会了。

我握住门柄，猛地回过身来。这个曾是某华族别墅的来水公馆，蔑视我地静悄悄。然而，我觉得有个视线正盯着我。当我朝主楼旁边那幢洋房望去时，暗色玻璃窗上有个白色物体映入我的眼帘，——是燎子。她睁着湿润的大眼睛，失神地呆望着。她的眼神是那么游移不定，以致无法断定是否看见了我。她怀里抱着今年刚满三岁的久美。久美无心地朝外望着，突然发现了，高兴得用小手敲打起玻璃窗来。

我转过头，不再看她们母女，加快了脚步。

“爸爸！”孩子的尖叫声撕裂晴空从背后传来。我听着这声声喊叫，狠着心没回头去看她。

一小时以后，我跨进警察医院的大门，直奔乘松刑警的病房。里面没有人。走廊里走过来一名护士，讯问她后，她回答说：“也许上日光浴室去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的病情大有好转了？”

对于我的问话，年轻女护士为难地摇了摇头：

“谁知道呢，我不护理这个病房的患者，情况不甚熟悉……”

我向她问明了日光浴室的地点，立刻朝那里走去。在飘散着消毒药水气味的日光浴室里，五、六个患者面对着宽大的玻璃窗在进行日光浴。乘松刑警紧靠里边，魁梧的身躯在

患者中极其显眼。我走近他。

“乘松！……”喊完，我屏住呼吸。

在我眼前的，是一个活着的尸体。他脸色青黄浮肿，象抹了一层面粉，干干巴巴，完全不象有血液在流动。厚实的大手无力地耷拉在轮椅两侧。只有一双细眼不时地眨动两下，可以让人相信他还是活人。然而，那目光阴沉混浊，毫无神采。从前穷追罪犯的可怕神态，不知哪里去了。

阳光灿烂地照射着这个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的活着的尸体。

“乘松！是我呀！是志田！”我靠近他的耳边，大声呼喊。

乘松仿佛为排除视力的模糊，缓缓地转动了一下眼珠，朝我望来。青黄色的脸颊不住抖动，嘴忽合忽张，口水顺着嘴角流向下颚。从他嘴里断续地冒出“啊、啊、啊”的声音，弄不清是在说话还是在呻吟。

突然，有人从背后使劲抓住我的肩头，我转过身来。轮椅旁边站着一个胖得出奇的女护士，狠狠地盯着我。她身材比我略低，但胸围足有我的二倍，若是改行作一名摔跤手，肯定能获得成功。乘松的身材在刑警里属于特大号类型，若让这位女护士来推他的轮椅，似乎一只手就足够了。

“请您不要使患者过度兴奋，直到前天他都是‘谢绝会客’的。”女护士劝阻我。她的声调与身体很不协调，是那样细小而温柔。

“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吧。”从房间一角传来清脆而尖利

的说话声，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那里去了。那里，一个年轻妇女背对窗子站着，，也许是穿着深蓝色的合体套装的缘故，长脸盘显得特别苍白。她用细长的大眼睛紧紧盯住我。轮廓漂亮、两端微微抽搐的嘴唇因憎恶而歪扭着。

她毫不客气地走到我跟前，猛然抬起头，盯盯地瞅着我。

“您就是志田先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忙着答应。

“护士小姐，您即使告诉乘松不要兴奋也无济于事。”她仍然死死盯住我，平静地对女护士说。我觉得在她平静的声调后面，隐藏着一股愤懑之情。“护士小姐，我家乘松就是被这位志田部长刑警给打伤，弄成这般惨状的。”

整个房间里的视线和火热的阳光一下子都向我射来，只觉得额角上渗出一颗颗汗珠。我不住地向她低头道歉。

“是的，您说得对。”

“您只考虑为自己建功立业，让乘松做了牺牲品，好一个部长刑警！”

看样子她要把长时间压抑在心头的怨气倾倒出来，声音有点颤抖。她两手使劲拧着一条白手绢，似乎立刻会扯裂。

“我已经不是部长刑警了。”我说，“为了承担事件的罪责，我辞掉了职务。”

“因此，您想说：‘再没有责任了’？”

“不，我没有这种想法。”我摇头否认，并朝乘松望去。只见他耷拉着头，象一只老狗在安详地沐浴着阳光。

“让乘松吃了这么大苦头，仅靠我辞职是远远弥补不上的，这一点我很清楚。今后，我想尽一切可能做些补偿。”

“补偿？好哇……”她用嘲讽的语气说。“你打算做些什么补偿？我倒要洗耳恭听。”

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她的脸，问道：

“您是乘松君的太太？”

“是的，说迟了些，对不起。”她故意作态，低头施礼，不卑不亢地说，“我是乘松的妻子，名叫泰子。”

“您是乘松太太，正好，我正想向您说点事。也许您会觉得我是在辩解，不过，有必要把这次事件的经过，详细地说给您听。”

“那就请吧！”泰子表情生硬地回答。

我环视了一下日光浴室。同我视线相遇的患者、护理人员、女护士等人，都有意避开我，但听说我要叙述事件经过又都大感兴趣。

“提起来话长，如果您不介意，不妨到外边哪个茶馆里谈谈。”我说。

“太好啦！我也正好有件要回送您的东西。”

泰子同胖护士嘀咕了一阵之后，也不看我，快步朝日光浴室门口走去。那架势似乎要踢开室内弥漫的阳光，如果我在她前面，肯定也会被踢翻。好一个倔强的女人！

我尴尬地笑笑，急忙追了上去。

出了医院大门，前面就是一家茶馆。其实，叫它牛奶咖啡店也许更恰当些。用红、黄水彩写的“草莓冰错、甜瓜冰

错、小豆刨冰”的褐色广告纸，因风吹日晒而脱落，悠荡在半空里。也许店主人打算到入冬改行做烤白薯生意之前不去管它了。

我和泰子面对面地在稍稍靠里手的桌子前坐下来。店堂狭小，再加上日光直射，显得特别闷热，惟有泰子坐的那个地方，似乎连空气都要冻结了。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侍者，仿佛对人生已感到厌倦，懒洋洋地问我们要点什么，然后端来了两杯混浊的、没有热气的温咖啡。

泰子毫不理会，随手拉过自己的手提包，从中取出一个茶色牛皮纸信封，顺着桌面向我推来。

我拿到手里打开一看，里面装着一张银行支票，面额八十万日元，签发人志田司郎，也就是我本人。这笔钱是我告别十三年警官生活的退職金和全部存款的总数。

“您是说不能接受这笔款子？”我窥视了一下她的眼神，问道。泰子毫不示弱地顶回我的视线，死死地盯住我说：

“我有什么理由收这笔钱？”

“可是，乘松需要医疗费用，而且……”

“警察当局认为这是因公负伤，医疗费用早已考虑过了。”

“即使不花医疗费，也得考虑您今后生活上的问题。”

“我的生活？”泰子轻轻摇头，面带微笑，但那笑容满含愁怅，“我可不想从把我丈夫弄成残废的人手里拿什么生活补贴！我会设法挣来自己的生活费。”

回想起来，乘松虽然同我桌靠桌地办公，却从来没向我提起过他妻子的事。他平日寡言少语，与同事们交往很少。

“恕我冒昧，您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把视线悬在半空，咬紧嘴唇。过了一会儿，微微点头说：“我是夜总会的歌手。”

“您是夜总会的歌手？”

我肯定是作出了非常意外的表情，以致泰子现出惊异的目光。

“您是否想说警官的妻子不该到那种地方去工作？”

“不不，绝对不是。我只是觉得乘松给我的印象同夜总会相差太远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这是可能的。”她同意说。“乘松并不十分喜欢那种地方，我同他相识也不在那里。有一次我的弟弟遭到流氓团伙的恐吓，乘松逮捕了流氓，我们相识了。从那以后为了不使弟弟遭到报复，他做了很多事。”

泰子叹了一口气，把话停下来。

“半年以后我们结婚了。”她又接着说。“乘松希望我不再当歌手，可是我喜欢唱歌，怎么也不想停下来。当他体会了我的心情之后，便什么都不说了。即使我因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家，他也不说一句抱怨话，耐心地等着。我对乘松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但乘松却是我不可缺少的人。若知道他能弄成这样子，我早就辞掉歌手，用更多的时间守在他身旁……”

她猛地抬起头来盯着我，“所以，我现在不想受任何人照顾，我有义务靠我自己去照管他。”